

看世界

# 政府“关门”了，国会山上还在吵

袁 勇

美国联邦政府又“关门”了。当地时间9月30日，美国国会未能在最后期限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，联邦政府资金于10月1日零时中断，美国法律意义上的政府“停摆”正式生效。这意味着，除“提供必要服务的政府雇员”外，数十万联邦雇员将被迫无薪休假，部分公共服务暂停或延迟，经济数据发布也受到影响。

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年从每年10月1日开始，次年9月30日结束。要维持政府运转，行政部门需提出预算，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进行讨论、修改，并达成一致，再交由美国总统签署，成为联邦政府各项支出的依据。

若常规拨款无法通过，就需要按照上一财年的支出水平通过临时拨款法案，以维系政府的临时运转。如果国会没能就常规预算达成一致，也未能通过临时拨款法案，美国联邦政府就会失去运转经费，被迫“关门”。

此次美国政府“停摆”，仍然遵循这套“老剧本”。

今年上半年，美国国会围绕常规拨款的多项条款争论不休，立场分歧尖锐，始终难以达成一致。进入9月，眼看所剩时间不多，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一份临时拨款法案，试图以此支撑美国政府一个多月的运转。然而，因该条款要削减部分医疗补助支出，遭到民主党拒绝。民主党在参议院则提出了另一份临时拨款法案，要求加大医保相关福利支出力度，又未能获得共和党支持。两党互不让步，结果是联

邦政府再度陷入“停摆”。

“停摆”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立竿见影。

最直接的是对联邦雇员的冲击。历史上，美国政府已经历过20多次“停摆”。过去，政府雇员往往只被要求进行临时休假，薪资延后发放。但是这一次，情况大为不同。据报道，白宫要求各联邦机构在“停摆”期间制定一份永久裁员名单。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显示，“停摆”进入第三周，已有来自美国财政部、商务部、国土安全部、教育部等机构的超4000名员工收到裁员通知。此外，约75万“非必要岗位”的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，数十万“必要岗位”政府雇员无薪上班。

不少原本干活的人或被裁员，或被迫休假，政府功能自然大为受限。

普通民众感受尤深：数百万孕妇和儿童赖以生存的食品券发放受到影响；住房援助和能源补贴也因资金断档延迟发放；原本由联邦政府负担的部分学生午餐费用只能由地方政府垫付，导致州县财政压力骤增；疾控中心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日常统计更新、药品审批速度等开始放慢；涉及联邦机构的民事诉讼审理大范围延后；全国多地博物馆、国家公园、纪念碑纷纷关闭或缩短开放时间；原本计划进行的旧金山市滨河公园施工工程、纽约市给排水系统修建、马萨诸塞州多座桥梁扩建等项目均受到影响，甚至面临被取消的威胁。

资本市场同样焦虑：由于美国劳工统计局暂停运作，就业、通胀等关键经济数据的发布推迟或断档。美联储失去了重要的政策依据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判断也少了很多参考，不安情绪开始蔓延。

目前，“停

摆”引发的混乱已经引起全美各界广泛不满。美国两党对此心知肚明，但却无改正举措，反而利用各种场合互相指责，大打“口水战”。

事实上，如此荒唐的场景，并非美国政治的“原生设定”。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。在此之前，美国政府面对拨款中断的做法完全不同。

早在1870年，美国就通过《反赤字法》，规定若国会未拨款或资金用尽，任何联邦机构不得继续支出或签订合同。但长期以来，这一规定并未被严格执行。尽管国会也常常拖延预算审议，但是行政部门则采取“先干活、后拨款”的做法——各机构照常运作、发放薪酬，待预算通过后再补记账。因此，在很多情况下，美国政府即便无钱可用，也不至于真正“关门”。

到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财政赤字高企，国会对美国总统随意调拨预算资金的行为不满，于是通过了《国会预算与削减控制法》，以强化国会的预算主导权。1980年，美国司法部发表司法解释，明确指出：在拨款中断期间，继续履行职能的政府官员会被认定为违反《反赤字法》，除非得到国会授权。1981年，美国司法部进一步发布补充意见，提出在资金耗尽的情况下，除非与生命安全或财产保护直接相关，所有政府职能必须停止，否则任何支出都构成违法。自此，美国联邦政府“停摆”正式被“制度化”。

如此规定，本意是防止财政失控，但是随着美国政治极化、两党对立日益尖锐，预算审议与拨款投票逐渐成为党派对抗的舞台，两党拼命给彼此制造麻烦，频繁出现“为否决而否决”的现象，导致“关门”闹剧频频上演，成了美国一道“独特的风景线”。

那么，在同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、法国、德国，为什么很少听说政府“关门”呢？这就不得不说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了。

美国政府预算拨款程序将政府

运作与预算拨款刚性绑定，却没有设置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；赋予国会和总统相互制衡的权力，却没有规定制衡失效时的补救措施。

相较之下，其他国家有各种各样的补救措施。例如，在议会制国家，政府（内阁）由议会多数党或执政联盟产生，因此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存在紧密联系，议会和政府政策上高度一致，尤其是预算等重大决策。如果预算案没通过，往往被视为“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”，可能导致政府下台、重新大选。待产生新政府后，预算流程重新启动，其间政府依旧运作。

还有一些国家，则由法律直接授权政府，可在议会分歧时通过“临时预算”维持运作。例如，德国法律规定，财政必须连续运作，若预算未通过，政府可按上年预算支出。这类国家通过法律自动延续机制避免政府停摆，以保障政治分歧不会演变成“制度瘫痪”。

一场“停摆”，折射出美国政治运行的深层病灶。国会山的争吵声越来越大，普通民众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。领不到补助的底层民众、被延误的基建项目，都在用自身糟糕的处境讲述一个事实：当政治算计取代社会治理，“停摆”的不仅是美国的政府，更是民众的信任。

继畅销书《金钱心理学》之后，美国作家摩根·豪泽尔最近又推出新作《金钱的艺术》。和前者聚焦如何“高效地挣钱”相反，新作重点关注财富硬币的另一面——如何“智慧地花钱”。

正如书名所示，本书的核心论点是花钱是一门“艺术”，而非一门“科学”。

作者并没有纠结于节约或是浪费，而是更关注消费带来的价值意义，认为只要消费行为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，就是合理的。它可能体现为一顿好吃的大餐、一场票价小贵的演唱会，也可能体现为一场挑战体能极限的旅行，或是一堂与自己日常工作完全无关的公开课。其背后隐含的意义是，人与人对于获得感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。因此，并不存在一个通用公式去衡量某项消费究竟合不合理，也不存在一个通用架构去框定消费的“正确”排序。正所谓“汝之蜜糖，彼之砒霜”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

那么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消费呢？

在作者看来，使用金钱的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是将其视为改善生活的工具，另一种是将其视为对比自己与他人成功程度的标准。“许多人向往前者，却用一生去追求后者。”他们竭尽全力去追逐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生活，甚至不惜重金买下自己根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。但一个可悲的事实是，这些人或许收获了周围人的艳羡，却没能从这样的消费中获得长期的、等值的快乐。而且，“这种支出，最终只会带来空虚和社会性债务，让人们离真正的幸福越来越远”。

更糟糕的是，对于这类消费者而言，金钱不仅是财务意义上的资产，也是心理意义上的负债。因为，在这场关于多巴胺的游戏中，没有人能够彻底获胜，毕竟总有下一个层级等着你。唯一能真正赢得这场游戏的方式就是主动叫停，学会“简单地生活”。

当然，作者口中的“简单地生活”并不必然意味着省吃俭用。其真谛在于，让金钱为自己服务，而不要被金钱奴役或驱使。

这也正是“有钱”和“富裕”的差别。“有钱”意味着银行账户里有足够的钱，能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；但“富裕”的含义则在于主导这笔钱的运用，去创作一部属于自己的、独一无二的人生史诗。

本书最具启发性的部分在于，它重新定义了金钱能买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——内心的平静。甚至那些趴在账户里、未被花掉的钱，也为你“买到”了无形却至关重要的资产：选择的自由，让你更从容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。这与传统理财书籍强调“让钱生钱”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，将焦点从财富的增长转移到了个人福祉的提升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《金钱的艺术》不仅是一本经济学读物，更是一本带有哲学色彩的生活指南。它敦促每一位读者反思自己与金钱的关系，并提醒我们，要学会辨别自己真正渴望的东西，并利用我们所拥有的财富，去过一种内心富足的生活。对于希望摆脱消费陷阱、寻求财务自由的读者来说，这本书无疑是一剂提神醒脑的良药。

本版编辑 韩叙 王一伊 美编 高妍  
来稿邮箱 gjb@jirbs.cn

## 为啥这么多外国人挤在这条地铁上

王军伟 仇清漪

这几天的广州地铁8号线，充满国际气息。

10月16日9时不到，车厢里挤满了人。与往日不同的是，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汇聚在高速行驶的地铁列车上，彼此交流中夹杂着不同的语言和多样的手势。

他们不远千里甚至万里来到中国，绝非单单为了“City Walk”，更为奔赴广交会。因为他们相信，再便捷的网上通信，也比不上一次握手、一次面对面的交谈。广交会的魔力有多大？主办方介绍，10月15日开幕的第138届广交会预计有20多万名境外采购商赴约。

站在车厢里手握扶手的意大利采购商陈真就是其中一员。他身穿一尘不染的白衬衣，戴着银色耳钉，交谈时始终面带微笑。

“我已经在中国生活6年了，算是‘半个中国人’了。”陈真开门见山，去年，他在中国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，专门帮助供应

商对接海外市场。“如今想在供应链上绕开中国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

陈真告诉记者，中国制造业这几年的变化堪称“质的飞跃”。“我听说有些工厂已经实现‘黑灯生产’——全程由机器人运作，无需照明，能24小时运转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笑着摊开手，“这太不可思议了”。

“下一站，琶洲。”地铁广播响起，陈真熟练地朝车门靠近，临走前笑道：“我真的觉得自己更像中国人——我太喜欢中餐了，炒饭、炒面，各种菜系，都非常美味。”

索赫娜·姆巴耶背着双肩包，墨镜架在额头上，梳着小辫。她是塞内加加尔人，在加拿大经营包装业务，此行旨在搭建中国与加拿大之间的业务桥梁。

姆巴耶坦言：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广交会，这里的机遇远超我的想象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后悔没早点来。展馆大得惊人，体验太棒了，虽然昨天逛了一天，很累，但值得，所以今天我又来了。”

“今天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坐地铁，还好有热心人指路，一切顺利。”说罢，车门

开合间，姆巴耶匆匆下车，汇入观展的人潮。

姆巴耶计划在中国待一个月，还要到中国其他城市走走逛逛，做一个“随性旅行者”。

来自格鲁吉亚的安佐尔和格奥尔基叔侄是广交会的“老朋友”。安佐尔已连续参加20届广交会，侄子格奥尔基从6年前开始随行。两人在格鲁吉亚经营一家家族式电器贸易企业，各式家电是他们的主营产品。多年的往来，让安佐尔见证了中国制造的跃升。“中国人在经营、制造和管理方面越来越专业。”格奥尔基补充说，“他们勤奋、开放，我非常享受与中国伙伴合作。”

“我们来这里不仅为了了解最新技术动态，更珍惜与中国伙伴面对面对交流、推进合作的机会。”关于这点，叔侄俩有着共识。

车厢里，来自乌拉圭的莱昂纳多谈起中国如数家珍。来华20多次，他游历过众多中国城市，问及对中国的印象，他什么

也没说，只回以一个竖起的大拇指。

不远处，来自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·特鲁正翻看着手机里第一天收到的多家公司报价，“我很确定我会下单，但目前还在比较中”。

来自俄罗斯的丽莎是第四次参加广交会，作为一家俄罗斯企业的采购助理，她曾在北京理工大学就读……

有人来看故友，有人寻找新伙伴；有人捕捉行业动态，有人洞悉科技前沿。飞驰的列车载着全球生意人广交世界好友，贯穿起全球贸易的脉搏。他们奔赴的是同一个坐标——第138届广交会。

正如陈真所说：“在广交会，你能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”也许，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底气。

不知像陈真这样的年轻采购商是否知道，广交会从1957年首届算起，已经连续举办69年，从未间断，历久弥新。

广州地铁8号线，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流动的贸易世界，一个向全球从容张开怀抱的中国。（据新华社电）